



李文公集序



邵武郡守西蜀馮君師虞以唐隴西李文公所為文一十八卷凡一百三首命工鋟梓以傳於天下後世乃以屬余序於乎文章之有補於治道也尚矣為文無補於治道雖工何益然文不

本於仁義則於治道亦何補之
哉孟子七篇惓惓於仁義之言
故程子謂孟子有功於聖門者
以其開口便說仁義也公嘗與
其從弟正辭論文章云汝勿信
人號文章為一藝夫所謂一藝
者乃時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

於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
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以一藝而
名之哉仲尼孟軻歿千餘年矣
吾不及見其人吾能知其聖且
賢者以吾讀其辭而得之者也
後來者不可期安知其讀吾辭
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

可誣也公之所論文章如此故
其凡所為文莫不本於仁義其
曰仁義之道章章然如大道焉
人莫不知之然皆不能行者嗜
欲害之也曰君子非仁與義則
無所為也曰近代以來入仕者
以容和為貴富之路曷嘗以仁

義博施之為本乎此皆直指仁
義以示人者也其曰君子進退
周旋群獨語默不失其正曰善
理其家者親父子殊貴賤別妻
妾男女高下內外之位正其名
而已矣曰行己莫如恭自責莫
如厚接衆莫如弘用心莫如直

進道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
學莫如改過曰用忠正而不疑
屏邪佞而不迕改稅法不督錢
而納布帛絕進獻以寬百姓稅
租之重厚邊兵以息蕃戎侵掠
之患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
以通擁蔽之路此皆本於仁義

尤章章者也公之文本於仁義
如此惡有讀公之文而不知公
之心之所存者乎公嘗有云僕
之道窮則樂仁義而安之者也
如用焉則推而行之於天下也
何獨天下哉將後世之人有得
於吾之功者爾然則公之存於

心者仁義是也夫仁義乃人人之心之所固有者也公之心存乎仁義讀公之文者有以知之則必有以慕之慕之不已則其心亦在於仁義矣孟子曰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

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是則公之文也於治道豈小補之哉而郡守馮君欲公之文傳於天下後世也亦豈不為治道計哉公諱翱字習之官至山南東道節度

使檢校戶部尚書蓋嘗從昌黎
韓先生游而為先生之所重者
云

成化乙未春二月之吉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廣西等
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
王融何宜序

唐李文公集

總一十八卷凡一百三首

唐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戶部尚書

李翱字習之

第一卷賦三首

感知已賦

幽懷賦

釋懷賦

第二卷文三首

復性書上

復性書中

復性書下

第三卷文三首

平賦書

進士策問二首

第四卷文七首



從道論

去佛齋

解惑

命解

帝王所尚問

正位

學可進

第五卷文八首

知鳳

國馬說

截冠雄鷄志

題燕丹傳後

拜禹言

送馮定序

雜說二首

第六卷書四首

荅韓侍郎書

荅獨孤舍人書

荅皇甫湜書

荅朱載言書

第七卷書六首

論事宰相書

勸裴相書

薦士於中書舍人書

謝楊即中書

與陸修書

荅侯高書

第八卷書六首

薦所知於張僕射書

與淮南節度書

賀陸大夫書

勸河南尹復故事書

寄從弟書

與李舍人書

第九卷疏七首

論事疏表

疏用忠正

疏屏奸佞

疏改稅法

疏絕進獻

疏厚邊兵

疏引見待制官闕

第十卷奏議狀六首

百官行奏狀

陵廟祭議

與本使論陸巡官狀

與本使請停率脩寺觀錢狀

與故度支李尚書事狀

第十一卷行狀實錄三首

韓吏部行狀

嶺南節度徐公行狀

皇祖實錄

第十二卷碑傳四首

歐易詹傳闕

高愍女碑

楊烈嬪傳

東川節度使盧公傳

第十三卷碑述三首

平原郡王栢公碑

僕射傳公碑

陸欽州述

第十四卷墓誌五首

楊僕射墓誌

馬少監墓誌

李長史墓誌

侯處士墓誌

叔氏墓誌

第十五卷墓誌六首

武侍郎墓誌

馬少監墓誌

李長史墓誌

盧司錄墓誌

武錄事妻墓誌

韓書記夫人墓誌

第十六卷祭文十四首

祭韓吏部文

祭獨孤中丞文

祭常相文

祭盧夫人文

祭楊僕射文

祭李賓客文

祭李峽州文

祭從弟少監文

祭劉巡官文

祭錢巡官文

祭伏波神文

祭天中王文

祭瀟山神文

祭女足墓文

第十七卷雜著八首

行已箴

陸修搢銘

泗州開元寺鍾銘

舒州新堂銘

江州南湖堤銘

趙州石橋銘

解江靈

數奇篇

第十八卷雜著八首

來南錄

題枕柳亭

題峽山寺

題靈鷲寺

五木經

常氏月錄序

何首烏錄

湖增詩

目錄畢

李文卷第一

賦三首

感知已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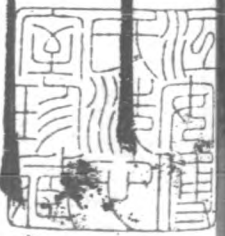
幽懷賦

釋懷賦

感知已賦

并序

貞元九年朔始就州府之貢舉人事其九月執文章一通謁于右補闕安定梁君是時梁君之譽塞天下屬詞求進之士奉文章造梁君門下者蓋無虛日梁君知人之過也亦既相見遂於朔有相知之道焉謂朔得古人之遺風期朔之名不朽於無窮許朔以拂拭吹噓朔初謂面相進也亦未幸甚十一月梁君遣



疾而歿，翔漸遊於朋友，公弼間往往皆曰：吾久籍子姓名於補闕，梁君也。翔乃知非面相進也。當時意謂先進者，遇人特達，皆合有是心，亦未謂知己之難得也。梁君歿於茲五年，翔學聖人經籍教訓文句之旨，而為文將數萬言，愈昔年見于梁君之文，弗啻數倍。雖不敢同德於古人，然亦常無忤於中心。每歲試於禮部，連以文章罷黜，聲光晦昧于時俗，人皆謂之固宜矣。然後知先進者，遇人特達，亦不皆有是心。方知知己之難得也。夫見善而不能知，雖善何為知而不能譽，則如勿知譽而不能深，則如勿譽深而不能久，則如勿深久而不能終，則如勿久，翔雖不肖，幸辱於梁君所知，君為之言於人，豈非譽歟？謂其有古人之遺風，豈非深歟？譽而逮夫終身，豈非久歟？不幸梁君短命遽歿，是以翔未能有成也。其誰能相繼梁君之志而成之歟？已焉哉！天之遽喪梁君也，是使翔之命久迤邐厄窮也。遂賦感知已以自傷其言，然而不亂。蓋小雅騷人之餘風也。其辭曰：

戚戚之愁苦兮，思釋去之無端。彼衆人之容易兮，乃志士之所難。伊自古皆嗟兮，又何怨乎茲之世。獨厄窮而不達兮，悼知音之永逝。紛予生之多故兮，愧特

于世之誰知撫聖人教化之旨兮詢合古而乖時誠
自負其中心兮嗟與俗而相違趨一名之五稔兮尚
無成而淹此路岐昔聖賢之遑遑兮極屈辱之驅馳
擇中庸之蹈難兮雖困頓而終不改其所為苟天地
之無私兮曷不鑒照於神祇心勁直於松柏兮淪霜
雪而不衰知我者忽然逝兮豈吾道之已而

幽懷賦 并序

朋友有相歎者賦幽懷以荅之其辭曰

衆囂囂而雜處兮成嗟老而嗟畢視予心之不然兮
憲行道之猶非儻中懷之自得兮終若此其何悲

孔門之多賢兮惟回也為庶幾起群情以獨去兮指
聖域而高追固簞食與瓢飲兮寧服輕而駕肥望若
人其何如兮慙吾德之纖微躬不田而飽食兮妻不
織而豐衣援聖賢而比度兮何僥倖之能希念所懷
之未展兮非悼已而陳私自祿山之始兵兮歲周甲
而未夷何神堯之郡縣兮乃家傳而自持稅生人而
育卒兮列高成以相維何茲世之可久兮宜永念而
遐思有三苗之逆命兮舞干羽以來之惟刑德之旣
修兮無遠迹而咸歸當高祖之初起兮提一旅之羸
師能順天而用衆兮竟掃寇而戡隨况天子之神明

兮有烈祖之前規劃弊政而還本兮如反掌之易為
奇廟堂之治得兮何下邑之能遠哀予生之賤遠兮
何深懷而告誰嗟此誠之不達兮惜此道而無遺獨
中夜以潛歎兮匪吾憂之所宜

釋懷賦 并序

讀黨錮傳哀直道之多尤不容作釋懷賦其辭曰
懷夫人之鬱鬱兮靡晦吝而不離吾心直以無差兮
惟上天其能知邪何德而必好兮忠何尤而被疑彼
陳辭之多人兮胡不去衆而訊之進盡言而不信兮
退遠去而不獲弗驗實而考肖兮固予道之所厄昔

之規聖兮德既均而行革惟肝腸之有殊兮
同其何責願披懷而竭聞兮道既塞而已行路非險
而不通兮人忌我而異情王章直而獄死兮李固忠
而陷刑自古世之所悲兮矧末俗之衰誠哀貞心之
潔白兮疾苗莠之紛生令農夫以手鋤兮反剪去乎
嘉莖豈不指穢而語之兮佯睜瞞而不肯聽歎釋去
而不忍兮終留滯亦何成當晨旦而步立兮仰白日
而自明處一世而若流兮何久永而傷情樂此言而
丙抑兮壯大觀於莊生拔馨香之菹蘭兮樹蒿蔚以
羅列斥通道而使蕪兮戀棘徑之中絕置春秋而詢

心兮卷與此其奚別昔誓詞而約交兮期共死而皆
居嗟所守之既異兮乃汗漫而遺初心能白而不容
兮非市直而望利忠不顧而立忘兮交不同而行棄
悲夫不徇已而必仇兮諒非水火其何畏獨吾行之
不然兮直愧心而懼義嘉山松之蒼蒼兮歲苦寒而
亦悴吾固樂其貞剛兮夫何尤乎小異欲靜默而絕
聲兮豈不悼厥初之所志抑此懷而不可兮終永夜
以噓唏

二卷

李文卷第二

文三首

復性書上

復性書中

復性書下

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
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為也情既昏性斯
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克也
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煙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
明之過也沙不流流斯清矣煙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
性斯克矣性與情不相無也雖然無性則情無所生
矣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

情以明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動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聖人者豈其無情邪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雖有情也未嘗有情也然則百姓豈其無性者邪百姓之性與聖人之性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伐未始有窮故雖終身而不自覩其性焉火之潛于山石林木之中非不火也江河淮濟之未流而潛于山非不泉也石不敲木不磨則不能燒其山林而燥萬物泉之源弗疏則不能為江為河為淮為濟東匯大壑浩浩蕩蕩

為弗測之深情之動弗息則不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為不極之明故聖人者人之先覺者也覺則明否則惑惑則昏明與昏謂之不同明與昏性本無有則同與不同二者離矣夫明者所以對昏昏既滅則明亦不立矣是故誠者聖人性之也寂然不動廣六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默無不處於極也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易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此非自外得者也能盡其性而已

矣子思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
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
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
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
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聖人知人之性
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
以和之安於和樂樂之本也動而中禮禮之本也故在
車則聞鸞和之聲行步則聞珮玉之音無故不廢琴瑟
視聽言行循禮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
也道者至誠也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

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哀哉
人皆可以及乎此莫之止而不為也不亦惑邪昔者
聖人以之傳于顏子顏子得之拳拳不失不遠而復
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其所以未
到於聖人者一息耳非力不能也短命而死故也其
餘升堂者蓋皆傳也一氣之所養一雨之所膏而得
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子路之死也石乞孟獻以
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由也
非好勇而無懼也其心寂然不動故也曾子之死也
曰吾求何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正性命之言

也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于孟軻軻曰我四十不動心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遭秦滅書中庸之不禁者一篇存焉於是此道廢缺其教授者唯節行文章章句威儀擊劍之術相師焉性命之源則吾弗能知其所傳矣道之極于剝也必復吾豈復之時邪吾自六歲讀書但為詞句之學志於道者四年矣與人言之未嘗有是者也南觀濤江入於越而吳郡陸修存焉與之言之陸修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東方如有聖人焉不出乎此也南方如有聖人焉亦不出乎此也

嗚呼付之不息而已矣嗚呼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於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及窮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於我我以吾之所知而傳焉遂書于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絕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于時命曰復性書以理其心以傳乎其人烏戲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

復性書中

或問曰人之昏也久矣將復其性者必有漸也敢問其方曰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為正思正思者無慮無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閑邪存

其誠詩曰思無邪曰已矣乎曰未也此齋戒其心者
也猶未離於靜焉有靜必有動有動必有靜動靜不
息是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生於動者也焉能復其
性邪曰如之何曰方靜之時知心無思者是齋戒也
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寂然不動者是至誠也中庸
曰誠則明矣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問曰不慮
不思之時物格於外情應於內如之何而可止也以
情止情其可乎曰情者性之邪也知其為邪邪本無
有心寂不動邪思自息惟性明照邪何所生如以情
止情是乃大情也情互相止其有已乎易曰顏氏之

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
無祇悔元吉問曰本無有思動靜皆離然則聲之來
也其不聞乎物之形也其不見乎曰不觀不聞是非
人也視聽昭昭而不起於見聞者斯可矣無不知也
無弗為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大學曰
致知在格物易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曰敢
問致知在格物何謂也曰物者萬物也格者來也至
也物至之時其心昭昭然明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
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故意誠意誠故心正心正

故身脩身脩而家齊家齊而國理國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參天地者也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之謂也曰生為我說中庸曰不出乎前矣曰我未明也敢問何謂天命之謂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者天之命也率性之謂道何謂也曰率循也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也道也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誠者定也不動也脩道之

謂教何謂也曰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脩是道而歸其本者明也教也者則可以教天下矣顏子其人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說者曰其心不可須臾動焉故也動則遠矣非道也變化無方未始離於不動故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說者曰不覩之覩見莫大焉不聞之聞聞莫甚焉其心一動是不覩之覩不聞之聞也其復之也遠矣故君子慎其獨慎其獨者守其中也問曰昔之註解中庸者與生之言皆不同何也曰

彼以事解者也我以心通者也曰彼亦通於心乎曰
吾不知也曰如生之言脩之一日期可以至於聖人
乎曰十年揆之一日止之而求至焉是孟子所謂以
杯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甚哉止而不息必誠誠而
不息必明明與誠終歲不遠則能終身矣造次必於
是顛沛必於是則可次希於至矣故中庸曰至誠無
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
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
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
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大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

問曰凡人之性猶聖人之性也然則桀紂之性猶堯
之性也其所以不觀其性者皆欲心惡之所為也
性之罪也曰為不善者非性邪曰非也乃情所為
情有善有不善而性無不善焉孟子曰人無有不
善無有不下夫水搏而雖之可使過顛激而行之可
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所以導引之者然也又之
性皆善其不善亦猶是也問曰堯舜豈不有情邪曰
聖人至誠而已矣堯舜之舉十六相非喜也流共工
放驩兜殛鯀竄三苗非怒也中於節而已矣其所以
皆中節者設教於天下故也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

知神之所為乎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易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聖人之謂也問曰人之性猶聖人之性嗜欲愛憎之心何因而生也曰情者妄也邪也邪與妄則無所因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能正性命故也問曰情之所昏性即滅矣何以謂之猶聖人之性也曰水

之性清澈其渾之者沙泥也方其渾也性豈遂無有邪久而不動沙泥自沉清明之性鑒於天地非自外來也故其渾也性本弗失及其復也性亦不生人之性亦猶水也問曰人之性本皆善而邪情昏焉敢問聖人之性將復為嗜欲所渾乎曰不復渾矣情本邪也妄也邪妄無因人不能復聖人既復其性矣知情之為邪邪既為明所覺矣覺則無邪邪何由生也伊尹曰天之道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如將復為嗜欲所渾是尚不自覺者也而况能覺後人乎曰敢問死

何所之乎曰聖人之所不明書于策者也易曰原始
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
神之清狀斯盡之矣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然則原其
始而反其終則可以盡其生之道生之道既盡則死
之說不學而自通矣此非所急也子脩之不息其自
知之吾不可以章章然言且書矣

復性書下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作者與萬物皆作休
乎休者與萬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
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

耶休耶二者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也
人之不力於道者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
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禽獸蟲魚者豈非道
德之性乎哉受一氣而成其形一為物而一為人得
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
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為則
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幾矣昏而不思其昏
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
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
過七十八十九十年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

視乎九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于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耶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耶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耳矣况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者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為者獨何人耶

卷之第二

李文卷第三

文三首

平賦書

策進士問二首

平賦書 并序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又曰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欲輕之於堯舜之道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大桀小桀也是以什一之道公私皆足人既富然後可以服教化反淳朴古之聖賢未有不善於

為政理人而能光于後代者也故善為政者莫大於
理人理人者莫大於既富之又教之凡人之情莫不欲
富足而惡貧窮終歲不制裘則寒一日不得食則飢
四人之苦者莫甚於農人麥粟布帛農人之所生也
歲大豐農人猶不能足衣食如有水旱之災則農人
先受其害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如是百姓
之視其長上如仇讎安既不得享其利危又焉肯盡
其力自古之所以危亡未有不由此者也人皆知重
歛之為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歛之得財愈多也何也
重歛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

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者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
人日益困財日益匱是謂棄天之時遺地之利竭人
之財如此者雖欲為社稷之臣建不朽之功誅暴逆
而威四夷徒有其心豈可得耶故輕欲則人樂其生
人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居者不流而流
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桑柘日繁盡力耕之地有餘利
人日益富兵日益強四鄰之人歸之如父母雖欲驅
而去之其可得耶是以與之安而居則富而可教與
之危而守則人皆自固孟軻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
毋自生人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嗚呼仁義之道章章

然如大道焉人莫不知之然皆不能行何也見之有
所未盡而又有嗜欲以害之其自任太多而任人太
寡是以有土地者有仁義無代無之雖莫不知之然
而未有一人能行之而功及後代者由此道也秦滅
古法隳井田而夏殷周之道廢相承滋久不可卒復
翱是以取可行於當時者為平賦書而什一之法存
焉庶幾乎能有行之者云耳

凡為天下者視千里之都為千里之都者視百里之州
為百里之州者起於一畝之田五尺謂之步古者六
尺為一畝古之尺小為茲時之尺四尺八寸則方一
步為古之方一畝餘三百六寸二分五釐也

四十步謂之畝古者步百為畝與此時不同則後俗之
數則易行也一畝為古之田三畝也

三百有六十步謂之里古者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
三為井一井之田九夫三屋

方三百步為一里也方一里之田五百有四十畝

畝百為頃五頃四十畝也古之里雖小其畝又加小

所以古之方一里為田九頃茲時方一里為田五頃

六頃有二十畝也十里之田五萬有四千畝五萬四
千頃也

為古之田一千里之州五千有四億畝五萬四千
頃也

之田二千頃也千里之都五千有四百億畝五百四十
萬頃也

古田一十萬頃也百里之內以十畝為之屋室徑路牛

豚之所息葱韭菜蔬之所生植里之家給焉古者方
里為

井為田九百畝農夫八家各受百畝公田八十畝八
家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理私田詩曰雨我公田遂

及我私餘田二十畝為閭井屋室茲時既加大一畝
之田為古之田三畝十畝之田為古之田三十畝校
其多少亦凡百里之州為方十里者百州縣城郭之
相若矣

所建通川大途之所更立墓鄉井之所聚
通遂溝瀆之所渠大計不過方十里者三十有六有田一十九

億四萬有四千畝一萬九千四百百里之家給焉千里

亦如之高山大川則郭其中斬長綴短而量之一畝

之田以強并弱水旱之不時雖不能盡地力者歲不

下粟一石公索其十之一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有

四億畝以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為之州縣城郭

通川大途通遂溝瀆立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

息葱韭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

畝三萬四千五百六十頃也畝率十取粟一石為粟三十四萬五

千有六百石以貢於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

以供賓客以輸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於是矣其

田間樹之以桑凡樹桑人一日之所休者謂之功桑

太寡則乏于帛太多則暴于田是故十畝之田植桑

五功一功之蠶取不宜歲度之雖不能盡其功者功

不下一匹帛公索其百之十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

四億畝以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為之州縣城郭通

川大途通遂溝瀆立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

葱韭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
麥之田大計三分當其一其土卑不可以植桑餘田
二十三億有四千畝樹桑凡一百一十五萬有二千
功功率十取一匹帛爲帛一十一萬五千有二百匹
以貢于天子以紂州縣凡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
問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于是矣鰥寡孤獨有不
人疾者公與之粟帛能自給者弗征其田桑凡十里
之鄉爲之公困焉鄉之所入于公者歲十舍其一于
公困十歲得粟三千四百五十有六石十里之鄉多
人者不足千六百家鄉之家保公困使勿偷餓歲并

人不足於下量家之寡出公困而勤之
以須麥之升焉
與之畜當戒必精勿濫
與之勿徵于書則歲雖大饑百民不用于公不死
溝洫不流而入於他矣人既富樂其土重犯法而
爲善教其父母使之慈教其子弟使之孝教其在鄉
黨使之敬讓羸老者得其安幼弱者得其養鰥寡孤
獨有不人疾者皆樂其生屋室相隣烟火相接于百
里之內與之居則樂而有禮與之守則人皆固其業
雖有強暴之兵不敢陵自百里之內推而布之千里

自千里而被乎四海其孰能當之是故善為政者百姓各自保而親其君上雖欲危亡弗可得也其在詩曰迨天之未隕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此之謂也

進士策問第一道

問初定兩稅時錢直卑而粟帛貴粟一斗價盈百帛一匹價盈二千稅戶之歲供千百者不過粟五十石帛二十疋而充矣故厚用者不取而薄用者未以為病其法弗更及茲三十年百姓土田為有力者所併三分踰一其初矣其輸錢數如故錢直日高粟帛日

卑粟一斗價不出二十帛一匹價不出八百稅戶之歲供千百者粟至二百石帛至八十匹然後可足是為錢數不加而其稅以一為四百百姓日蹙而散為商以遊十三四矣四年春天子哀之詔天下守土臣定留州使額錢其正料米如故其餘估高下如上供百姓賴之以比兩稅之初輕重猶未相似有何術可使國用富而百姓不虛遊人盡歸於農而皆樂有力所併者稅之如戶而士兵不怨夫豈無策而臻於是耶吾子盍悉懷以來告

又第二道

問土蕃之為中國憂也久矣和親賂遺之皆不足以
來好息師信其甘言而與之詛盟耶於是深懷陰邪
乘我之去而欺神靈人係虜卿士大夫至茲為羞備
禦之耶則暴天下數十萬之兵或悲號其父母妻子
且煩饋餼衣食之勞百姓以虛帑備禦之耶必將伺
我之間攻陷城池掠玉帛子女殺其老弱係繫其丁
壯以歸自古帝王豈無誅夷狄之成策耶何邊境未
安若斯之甚邪二三子其將亦有說乎

卷第三

李文卷第四

文七首

從道論

去佛齋

解惑

命解

帝王所尚問

正位

學可進

從道論

中才之人拘於書而惑於衆傳言違衆不祥書曰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翺以為言出於口則可守
而為常則中人之惑者多矣何者君子從乎道也
不從乎衆也道之公余將是之豈知天下黨然而

非之道之私余將非之豈知天下警然而是之將
是之豈圖是之之利乎將非之豈圖非之之害乎
故大道可存是非可常也小人則不然將是之先
懼其利已將非之先怖其害已然則遠害者心是
而非之眩利者心非而是之故大道喪是非汨人
倫壞邪說勝庸可使衆言必聽衆違必從之耶且
夫天下蚩蚩知道者幾何人哉使天下皆賢人則
從衆可也使天下賢人二小人三其可以從乎况
貪人以利從則富者之言勝柔人以生從則威者
之言勝中人以名從則狷者之言勝而君子之慮

衆則諄諄然如愚怡怡然如卑當言而默者三遊
同而器異則默待近而責遠則默事及而時未則
默小人俱不然所以君子慎言而小人飾言君子
俟時而小人徇時也然則君子默於衆小人默於
獨皆事勢牽之豈心願耶學而從之者得以擇之
矣嗚呼治世少而亂世多賢一伸而邪百勝在上
者言貴和而不貴正在下者言貴從而不貴得設
使一室之中一人唱而十人和一人訥則雖欲言
之羣而訖之矣是則和者人之喜默者人之怒吾
寧從道而罹怒乎寧違道而從衆乎斯所謂辨難

易而權是非矣或曰衆可違而不可從必乎曰未也君子怯於名而勇於實吾非衆之首衆非吾必從君子完其力而已則奚以違理不吾之間辭非人必從君子耳其聲而已則奚以違所謂君子者進退周旋羣獨語默不失其正而不懼其害者蓋在此而已矣

去佛齋 并序

故溫縣令楊垂爲京兆府參軍時奉叔父司徒命撰集喪儀其一篇云七七齋以其日送卒者衣服於佛寺以申追福翽以楊氏喪儀其他皆有所出

多可行者獨此一事傷禮故論而去之行其餘云

佛法之流於中國也六百餘年矣始於漢末迄于魏晉宋之間而爛漫於梁蕭氏遵奉之以及于茲並後漢氏無辨而排之者遂使夷狄之術行于中華故言凶之禮謬亂其不盡爲戎禮也無幾矣且揚氏之述喪儀豈不以禮法遷壞衣冠士大夫與庶人委巷無別為是而欲糾之以禮者耶是宜合于禮者存諸愆於禮者辨而去之安得專已心而言也苟懼時俗之怒已耶則揚氏之儀據於古

而拂于俗者多矣。置而勿言則猶可也。既論之而書以為儀捨聖人之道則禍流于將來也無窮矣。佛法之所言者列禦寇莊周言所詳矣其餘則皆戎狄之道也。使佛生於中國則其為作也必異於是。既驅中國之人舉行其術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存有所養死有所歸。生物有道費之有節。自伏羲至於仲尼雖百代聖人不能革也。故可使天下舉而行之無弊者此聖人之道。所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而養之以道德仁義之謂也。患力不足而已。向使天下之人力足盡脩身毒國之

術六七十歲之後雖享百年者亦盡矣。天行乎二地載乎下其所以生育於其間者禽獸禽鳥魚鼈蛇龍之類而止。爾况必不可使舉而行之者耶。夫不可使天下舉而行之則非聖人之道也。故其侍也不謹而衣裳具弗精而飲食充安居不作役物以養已者至於幾千百萬人推是而凍餒者幾何人可知矣。於是築樓殿宮閣以事之飾土木銅鉄以形之。斃良人男女以居之。雖璇室象廊傾宮鹿臺章華阿房弗加也。是豈不出乎百姓之財力歟。昔者禹之治水害也三過其門而不入手胼足胝鑿九河疏濟洛導漢汝決

唯江而入于海人之弗為蛟龍食也禹實使然德為
聖人功據大禍立為天子而傳曰菲飲食惡衣服卑
宮室上階高三尺其異於彼也如是此昭昭然其大
者也詳而言之其可窮乎故惑之者溺於其教而排
之者不知其心雖辯而當不能使其徒無譁而勸求
者故使其術若彼其熾也有位者信吾說而誘之其
君子可以理服其小人可以心禁其俗之化也弗難
矣然則不知其心無害為君子而溺於其教者以夷
狄之風而變乎諸夏禍之入者也其不為我也幸矣
昔者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
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計人入之襲於牀失禮之
細者也猶不可况舉身毒之術亂聖人之禮而欲以
傳於後乎

解惑

王野人名體靜蓋同州人始游浮山觀原未有室居
繅紙為裳取竹架樹覆以草獨止其下豺豹熊象溫
而馴之弗害也積十年乃構草堂植茶成園墾田三
畝以供食不畜妻子少言說有所問盡誠以對人
或取其絲約酬利弗問姓名皆與或負之者終不言
凡居二十四年年六十二貞元二十五年五月卒于

觀原茶園村人相與鑿木爲空盛其屍埋于園中
原積無人居因野人遂成三百家有尚恠者因謬云
野人既死處士陳恒發其棺惟見空衣翺與陳恒相
遇問其故恒曰作記者欲神浮山故妄云然元和四
年十一月朔以節度掌書記奉牒知循州五年正月
在制祭名山大川朝奉牲牢于山致帝命遂使斲木
爲棺命將吏村人改葬野人遷于佛寺南岡其骨在
焉乃立木於墓東志曰王處士葬于此削去謬記以
解觀聽者所惑

命解

或曰真與富在我而已以智求之則得之不求則不
得也何命之爲哉或曰不然求之有不得者有不求
而得之者是皆命也人事何爲二子出或問曰二者
之言其孰是耶對曰是皆陷人於不善之言也以智
而求之者盜耕人之田者也皆以爲命者弗耕而望
收者也吾無取焉爾循其方由其道雖祿之以千乘
之富舉而立諸鄉大夫之上受而不辭非曰貪也私
於己者寡而利於天下者多故不辭也何命之有焉
如取之不循其方用之不由其道雖一飯之細猶不
可以受况富貴之大耶非曰廉也利於人者鮮而賊

於道者多故不爲也何智之有焉然則君子之術其
亦可知也已

帝王所尚問

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何也曰帝王之道非尚忠也
非尚敬與文也因時之變以承其弊而已矣救野葛
如敬救鬼莫如文救僣莫如忠循環終始迭相爲救
如火之蓄而燒也人知勝之于水矣勝于水者土也
水之潰遏其流者則必大爲之防矣故夏禹政忠殷
湯之政敬武王之政文各適其宜也如武王居禹室
時則尚忠矣湯居武王之時則尚文矣禹與湯

而居則夏先敬而殷尚乎忠矣故適時之宜而補其不
得者三王也使黃帝堯舜王三王之天下則亦必爲禹
湯武王之所爲矣由是觀之五帝之與夏商周一道也
若救穀之鬼不以文而曰我必以夏之忠而化之是猶
適於南而北轅其到也無日矣孔子聖人之大者也若
王天下而傳周其救文之弊也亦必尚乎夏道矣是文
與忠敬皆非帝王之所尚乃帝王之所以合變而行權
者也因時之變以承其弊不可休而作爲之者爾

正位

善理其家者親父子殊貴賤別妻妾男女高下內外

之位正其名而已矣古之善治其國者先齊其家言自家之刑於國也欲其家之治先正其名而辨其位之等級名位正而家不治者有之矣名位不正而能治其家者未之有也是故出令必當行事必正非義不言三者得則不勸而下從之矣出令不當行事不正非義而言三者不得雖日使天下下畏其刑而不敢違欲其心服而無辭也其難矣或寵其妻或愛其妾或聽其工或任其所使既愛之則必信其邪言信其邪言則害於人也多益於身者無有苟如此則名位必僭矣他人拒其間則不和順其過則虧禮不正

之則上下無章正之則不得其情不知口言之則為愚賢於己者言之則為吾欺此治家之所以難也彼人者豈言其家之不治哉縱其心而無畏欲人之於我無違故及於斯而不知也然則可改而為善乎曰耳目鼻口四支百骸與聖人不殊也聖人之道化天下我獨不能自化亦足羞也思其不善而棄之則百善成雖希於聖人猶可也改為何有如不思而肆其心之所為則雖聖人亦無可柰何

學可進

百骸之中有心焉與聖人無異也驚然不復其性感

矣哉道其心弗可以庶幾於聖人者自棄其性者也
終亦亡矣茫茫乎其將何所如毋求非不足乎力者
也畫而止進而不止者顏子哉噫顏子短命故未到
乎仲尼也潢汙之停不流也決不到海矣河出崑崙
之山其流徐徐行而不休終入于海吾惡知其異於
淵之自出者邪

卷第四

李文卷第五

文七首

知鳳

國焉說

截冠雄雞志

題燕丹傳後

邦禹言

送馮定序

雜說二首

知鳳

有小鳥止於人之家其色青鳩鵲鳥之屬咸來哺之
未久野之鳥羽而蜚者皆以物至如將哺之其處
焉群鳥之鳴聲雜相亂是鳥也一其鳴而萬物之聲
皆息人皆以為妖也吾詎知其非鳳之類邪古之說

鳳者有狀或曰如鶴或曰如山鷄皆與此不相似吾
安得知其鳳之類邪鳳禽鳥之絕類者也猶聖人之
在人也吾聞知賢聖人者觀其道由黃帝堯舜禹湯
文王至於孔子顏回不聞記其形容有相同者是未
可知也如其同也孔子與顏回並立于時魯國人曷
不曰孔之回而顏之丘乎是可知也陽虎之狀類孔
子聖人是以畏於匡不書七十子之服于陽虎也有
人焉其容貌雖如驩兜惡來顏回子路七十二子苟
從而師之者斯為聖人矣故曰知賢聖人者觀其道
似鳳而不見其靈者山鷄也則可視其形而不可視其
靈也

夫天下之鳥雖鳳焉鷹鷂鷓鴣鴻其肯鳳之邪是鳥也
其形如斯群鳥皆敬而畏之非鳳類而何鳥至於宋
州之野當貞元十四年

國馬說

有乘國馬者與乘駿馬者並道而行駿馬嚙國馬之
鬣血流于地國馬行步自若也精神自若也不為之
顧如不知也既駿馬歸芻不食水不飲立而慄者二
日駿馬之人以告國馬之人曰彼蓋其所羞也吾以
馬往而喻之斯可矣乃如之於是國馬見駿馬而鼻
之遂與之同櫪而芻不終時而駿馬之病自己夫四

足而芻者馬之類也二足而言者人之類也如國馬者四足而芻則馬也耳目鼻口亦馬也四支百骸亦馬也不能言而聲亦馬也觀其所以爲心則人也故犯而不校國馬也過而能改駿馬也有人焉恣其氣以乘人人容之而不知者多矣觀其二足而言則人也耳目鼻口亦人也四支百骸亦人也求其所以爲人者而弗得也彼人者以形骸爲人國馬者以形骸爲馬以彼人乘國馬人皆以爲人乘馬吾未始不謂之馬乘人悲夫

截冠雄雞志

翔至零口北有畜雞二十二者七其雄十五其雌且飲且啄而又狎乎人翔甚樂之遂捫粟投于地而呼之有一雄雞人截其冠貌若營群望我而先采見粟而長鳴如命其衆雞衆雞聞而曹奔於粟旣來而皆患截冠雄雞而擊之曳而逐出之已而競還啄其粟日之暮又二十一其群栖于楹之梁截冠雄雞又來如慕侶將登于梁且栖焉而仰望焉而旋望焉而小鳴焉而大鳴焉而延頸啞其聲甚悲焉而遂去焉去于庭中直上有木三十餘尺鼓翅哀鳴飛而栖其樹顛翺異之曰雞禽于家者也備五德者也其一曰見食

命侶義也截冠雄雞是也彼衆雞得非幸其所呼而
來耶又奚爲旣來而共惡所呼者而迫之耶豈不食
其利背其惠耶豈不喪其見食命侶之一德耶且何
衆栖而不使偶其群耶或告曰截冠雄雞客雞也予
東里鄙夫曰陳氏之雞焉死其雌而陳氏寓之于我
群焉勇且善鬪家之六雄雞勿敢獨校焉是以曹惡
之而不與同其食及栖焉夫雖善鬪且勇亦不勝其
衆而常孤遊焉然見食未嘗先啄而不長鳴命侶焉
彼衆雞雖賴其名旣至反逐之昔日亦由是焉截冠
雄雞雖不見答然而其迹未曾變移焉翔旣聞之惘

然感而遂傷曰禽鳥微物也其中亦有獨稟精氣
義而介者焉客雞義勇超乎群群皆妬而尚不與
儔焉况在人乎哉况在友朋乎哉况在親戚乎哉
况在鄉黨乎哉况在朝廷乎哉由是觀天地間鬼
神禽獸萬物變動情狀其可以逃乎吾心旣傷之
遂志之將用警予且可以作鑒于世之人

題燕太子丹傳後

荆軻感燕丹之義函匕首入秦劫始皇將以存燕
寬諸侯事雖不成然亦壯士也惜其智謀不足以
知變識機始皇之道異於齊桓曹沫功成荆軻殺

身其所遭者然也及欲促檻車駕秦王以如燕童子婦人且明其不能而軻行之其弗就也非不幸燕丹之心苟可以報秦雖舉燕國猶不顧况美人哉軻不曉而當之陋矣

拜禹言

貞元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隴西李翱敬再拜于禹之堂下自賓階升北面立弗敢歎弗敢祝弗敢祈退降復敬再拜哭而歸且歌曰惟天地之無窮兮哀生人之常勤往者吾弗及兮來者吾弗聞已而已而

送馮定

馮生自負其氣而中立上無名於下無交名聲未大耀于京師生信無罪是乃時之見之者或不能知之知之者亦不敢言是以其舉止士皆不如莫心謂生無戚戚蓋以他人為辭予憐以雜文罷黜不知者亦紛紛交笑之其自負益明退學書戒憤而為文遂遭知音成其名當黜辱時吾不言莫拙也豈無命耶及既得時吾又不自言其智也豈有命邪故謂生無戚戚生家貧甚不能居告我遊感都成都有岷峨山合氣于江源往終出音隘之士

古有司馬相如揚雄嚴君平其人死至茲千年不
聞生遊成都試為我謝岷峨何其久無人千其風
侈麗奢豪羈人易留生其思速出于劍門之艱難
勿我憂也

雜說二首

日月星辰經乎天天之文也山川草木羅乎地地
之文也志氣言語發乎人人之文也志氣不能塞
天地言語不能根教化是人之文純繆也山崩川
涸草木枯死是地之文裂絕也日月暈蝕星辰錯
汙是天之文乖謬也天文乖謬無以覆乎上地文

裂絕無以載乎下人文純繆無以立乎天地之間
故文不可以不慎也夫毫釐分寸之長必有中焉
咫尺尋常之長必有中焉百千萬里之長必有中
焉則天地之大亦必有中焉居之中則長短大小
高下雖不一其為中則一也是以出言居乎中者
聖人之文也倚乎中者希聖人之文也近乎中者賢
人之文也背而走者蓋庸人之文也中古以來至
於斯天下為文不背中而走者其希矣豈徒文背
之而已其視聽識言又甚於此者矣凡人皆有耳
目心口耳所以察聲音大小清濁之異也目所以

別采色朱紫曰黑之異也心所以辨是非賢不肖之異也口所以達耳之聰導目之明宣心之知而博教化阜風俗期所以不忤天地人神也然而耳不能聽聲惡得謂之耳歟目不能別色惡得謂之目歟心不能辨是非好惡惡得謂之心歟口不能宣心之智導目之明達耳之聰惡得謂之口歟四者皆不能於已質形虛為人爾其何以自異於犬羊麋鹿乎哉此皆能已而不自用焉則是不信已之耳目心口而信人之耳目心口者也及其師曠之聰離婁之明臧武仲之智宰我之言則又不能

信之於已其或悠然先覺者必謂其狂且愚矣昔管仲以齊桓霸天下攘夷狄華夏免乎被髮左衽崇崇乎功亦格天下溢後世而曾而不忍為管仲也孟軻又不肯為曾西向使孟軻曾西生於斯世秉其道終不易持其道終不變吾知夫天下之人從而笑之又從而詬之曰狂民爾頑民爾是其心惡有知哉曾西孟軻雖被訕謗于天下亦必固窮不可拔以須後聖爾其肯畏天下之人而動乎心哉世俗之鄙陋迫隘也如此夫何敢復言安得曾西孟軻而與之昌言哉

龍與蛇皆食於鳳龍智而神其德無方鳳知其可與皆為靈也禮而親之蛇毒而險所忌必傷且惡其得於鳳也不惟齧龍雖遇鱗龜固將噬而亡之鳳知蛇不得其欲則將協豺犬而來吠嗥也賦之食加于龍以龍之神浮於食也將使飽焉終畏蛇而不能鱗與龜瞠而謳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徃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既而鱗傷于毒伏于窟龜屏氣潛于殼蛇偵龍之寐也以毒攻其喉而龍走鳳喪其助於是下翼而不敢靈也

李文卷第五

